



月心孤劍

1

【台灣】玉翎燕

台灣新武俠小說

【台灣】玉翎燕

丹

心孤劍

出版社

1

弦月、浮云、流星，风寒露重，大地寥寂。

扬州城外梅花岭上，孤墓前，单影凭风，衣袂飘拂，伫立良久没有动静。这样的夜，这样的人，给这个荒凉的孤墓，又平添几许凄怆。终于，这人低吟两句：“数点梅花亡国泪，二分明月故人心。”这是墓上的一副对联，年深日久，已经模糊得辨认不清，显然这人已经熟读了这副对联，而且从他微有哽咽的声音，可以让人感到，他对这座墓，这副对联，有很深的感情。

弦月被浮云掩住，墓前越发阴暗了。这人突然一回头，低声叱喝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他一回头，朦胧的月色勾出他脸的廓影，颌下无须，挺直的鼻子，是一位年轻人。在他的身后，适时地一声冷笑，回答的话比他的笑声更刺人。

“朋友，这句话应该由我问！”

这人缓缓地回转身来，他看到丈余之外的树影下站着一个人。他只停顿了一下，便沉声说道：“我姓史，名叫史怀祖。”

“哦！姓史，你来这里是……”

“祭扫先祖墓台。”

“哦！史可法是你祖父？你是来扫史可法墓的？你不觉得这话让人觉得非常可笑吗？”

“你我平素无怨，请你说话要尊重别人。”

“我不觉得对你有什么不尊敬。史可法死的那年四十六

岁，他终身未曾有一子半女，十五年后，突然来了个孙子祭扫墓台，不是很好笑的事吗？”

“你对先祖知道得很多？”

“这样才不会受你的谎言所骗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请问你，你可知道先祖有一副将史德威，当年持先祖遣书突扬州围回家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

“史德威是先祖收为义子的……”

“哦！原来你是史德威的儿子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一个想知道你身世秘密的人。”

“你……可恶！”

史怀祖突然蹬腿一弹，平地拔起，直扑对方。他的身势极快，凌空疾扑，落地旋风，一连攻出两掌一脚。如此三招一逼，树影里的人借着他凌空扑来的攻势，一侧一旋，很灵活地闪开。

史怀祖似乎早就料到对方会有如此一闪，立即如影随形，伸手去抓对方的斗笠。

夜间戴斗笠，分明是为了不让人看出他的真面目。

这一抓之势，对方不再闪让，右手上托，左手横刀，非常及时的一招“金丝缠腕”，十八式擒拿大法的煞着。

他没有料到史怀祖出手抓斗笠是虚招，右掌刚伸出一抓，对方反击擒拿还构不成威胁的瞬间，史怀祖手反腕一探，“刷”地一声，寒光一闪，快极了，腰际宝剑竟然抢得这一瞬的机先，挑向对方的斗笠边缘。

双方都是高手，容不得有丝毫疏忽，剑尖挑来，已经没有让的机会了。“嘶”地一声，斗笠破了，被挑飞好几丈远，剑尖余

未衰，在额角眉梢，划了一道两寸长的创口。那是一张非常英俊的男人的脸，这样的一剑，血流满脸，英俊的脸被破坏了。

史怀祖不觉一怔，手里的宝剑一丢，立即抢步上前，双手抱住对方的肩头，急迫地叫道：“子平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可能是你！你……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？”

朦胧的月色下，由子平抬起头来，左手正按在额角，鲜血沿着指缝渗流出来。血迹扭曲了本是英俊的容貌，一双喷着怒火的眼睛，正瞪着史怀祖。

史怀祖放开手，很快地从随身的包裹里取出金创药，细心地为由子平敷上，撕下一条衣襟，为他包扎。

由子平眼睛里所蕴含的怒火已经渐渐地平熄了。但是他坐在那里还有几分僵硬，表现出他的内心还是难以平衡。

史怀祖充满歉意地处理好由子平额上的伤口，非常不安地坐在由子平的对面，一再地说道：“子平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你呀！这样的夜晚，你又戴着斗笠，最重要的是你说话的声音改变了……子平，你这样做为的是什么？”

由子平淡淡地说道：“为什么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想知道你的身世。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算是好奇吧！”

“我的身世有值得你好奇的地方吗？”

“你自己应该知道，在师门，只有你是最特殊的人物，师门不传之秘，只传给你。在师门习艺十年，只有你从不回家，也从没有家人来探望过你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没有家。”

“一个人没有家，不就令人奇怪吗？我一直想知道，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，今天知道了，你是史可法的孙子，你是史德威

的儿子，你是一个没有家的人。”

“子平，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。”

“好，你不喜欢，我们就改变一个话题。你是离开师父不久，对不对？打算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目前还没有打算。”

“既然没有打算，跟我走吧。”

“子平，你说话一点也不改当年的脾气，抽冷子冒出一句话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”

“很简单，你目前无处可去，我可以有地方让你去。有你所要的一切，吃喝玩乐，样样不缺。”

史怀祖不信地望着由子平，在朦胧的月光之下，见他一脸正经，不像是在说着玩。不过，史怀祖对于这位同门习艺长达十年的由子平，后来被逐出师门的师弟，还是有几分信不过。在十年同窗的岁月里，史怀祖被这位比他小几岁的师弟戏弄捉狭不知道有多少次。如今，分手又有几年了，看样子由子平并没有改变。

由子平看他怔怔地望着自己，不禁笑笑说道：“我这个人，在你心目中，值得信任的份量大概不重。”

史怀祖立即说道：“子平，我只想听你说得明白些，我总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跟你走吧！”

“怕我引诱你去做强盗？”

“我们说正经的。”

“好吧！我们说正经的，我举荐你到一位王爷那里干侍卫。”

“怪不得你剃发了，原来你已经投靠了满人，我不干！”

“你不要以为干侍卫是一般的戈什哈，这位王爷喜欢武功，自己的武功高得很，因此，他的门下养了一批武功很高的

人，名义上是侍卫，实际上却是贴身心腹。像你这样，武功不错，如没有人举荐，根本还进不去。当然，有我举荐，又另当别论。

“看样子你已经在那里混得很不错了。”

“以你的武功，很快会混得比我更好，锦衣玉食，你想什么就有什么。”

“我不干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我是史阁部史督师的孙子。”

哈哈！你是说史可法？那就是个大笑话。你不过是史可法的假孙子，就是真孙子又如何？人家不是已经不念旧恶了吗？”

“什么叫不念旧恶，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本来嘛！万里江山已经换了主人，他们能让史可法立衣冠冢，而且还写下这副意味非常刺人的对联，他们不但没有干涉，而且容许大家祭祀。这就是说，人家都不计较了，你还斤斤计较个什么呢？”

史怀祖突然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子平，对于今天晚上我误伤了你，我抱歉！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”

由子平笑笑也站起来说道：“话不投机！是吗？”

史怀祖摇摇头，说了四个字：“人各有志。”

由子平冷冷地说道：“史怀祖，我们十年同窗，感情还不错，我才想到要拉你一把。要搁着老头子对我的情形，今天晚上我就不是这样讲话了。”

史怀祖沉下脸说道：“不能对恩师这样称呼。”

由子平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把我逐出门墙，你要我怎么称呼？今天晚上是你，要是那老家伙来，我要治他的罪，这么多天，居然还有人没有剃发。你知道吗？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

头。”

史怀祖大怒，但是，他又强忍了下来，沉声说道：“子平，一个人不能忘本……”

史子平立即说道：“我也要奉劝你，一个人要识时务。当年你祖父史可法就是不识时务，福王是个什么东西。再加上马士英、阮大铖这班奸佞，他还是要硬挺着，结果呢？”

史怀祖沉声说道：“这就是我爷爷了不起的地方，他是大明的臣子，他要为大明而死。你虽然在亲王府里混了几天，知道一点往事，你哪里知道其中的道理？”

由子平冷笑道：“迂腐，迂腐！”

史怀祖只说了一声：“再见！”便掉头而去。

由子平喝道：“史怀祖，给我站住！”

史怀祖站住，背向着他，没有答话。

由子平缓缓地走过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史怀祖，你是把我当做敌人看，是吗？”

史怀祖没有回头，只是悲痛地说道：“我为十年同习武艺的情分感到难过。我不希望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是敌人。”

由子平冷笑着说道：“再见面吗？你以为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？不会了，永远不会了。”

史怀祖还没有转过身来，刚刚说了一句：“由子平，你……”一股强劲的掌力，已经袭向他的背后，他哪里还能躲得过呢！后背着实挨了一掌。他的内腑感到一阵翻腾，口里甜，一大口血喷了出来，他的眼前一阵金星，接着一黑。

史怀祖勉力想转过身来，只听得由子平断喝道：“是什么人敢来捋虎须！”接着是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，由子平“嗜”一声，又听他说道：“好朋友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期。”

史怀祖知道由子平受了伤，留下下台阶的话走了。

是什么人在这节骨眼上来救了他呢？他想看看，但是他转身不及，人向前一栽，晕过去了。

一辆大车在路上缓缓地前进着。车篷的破草席被风吹得“嘶嘶”作响。车上躺着一个人，盖着厚厚的棉被，露在外面的脸，呈现蜡黄，嘴角还有残余的血渍，双眼阖闭。赶车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，青布裹着头，两根辫子拖在胸前，身穿一件臃肿的棉衣裤，拦腰扎着黑色的宽腰带，扎着裤脚，脚上穿着一双皮靴。

路上是不平的，大车虽然走得很慢，还是颠簸得十分厉害，尤其背后的夕阳，渐渐地落下去了，赶车的姑娘心里有一分焦急，一时忍不住抖了一下缰绳，催动了拉车的健驴，立即跑了起来。大车颠得厉害了，躺在车上的人禁不住哼了起来。

姑娘一听，心里一惊，赶紧拉住缰，将车停住，爬进大车里，轻轻地叫道：“怀祖哥，你现在感到怎么样？”

躺在车上的史怀祖，吃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一个模糊的人影，他吃力地问道：“请问尊驾是……”

姑娘一阵心酸，泪珠夺眶而出，跌落在棉被上，她很快地拭去泪水，说道：“怀祖哥，是我啊！我是筱芎啊！”

史怀祖心里一阵激动，但是人又一阵晕眩，使他不觉闭上眼睛，叹气道：“筱芎，是你救了我吗？只可惜你这份恩情我没有办法报答了。我……”一阵闷热的感觉，从胸口直翻上来，又涌上来一口鲜血。

石筱芎姑娘赶紧用手绢擦拭血迹，从身上取出一瓶白色的药来，倾出一小半，再加上梧桐子大小的一粒红色药丸，倒在史怀祖的口中，大车上挂着一个羊皮水囊，倒半碗水灌进去。

这些动作做得很熟练，她将史怀祖的头垫得高些，再拉好棉被，安慰道：“怀祖哥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刚才我已经给你服了老爷子的灵药，不会有事的。现在我们赶到老爷子的地方，管保你很快就会康复的。”

史怀祖挣扎着起来，说道：“筱芎，老爷子他老人家……”

石姑娘伸手按住他，微笑道：“现在不许说话，闭上眼睛，好好地静养，等我们赶到了地头，还愁没有说个够的时间吗？”姑娘再理好棉被，轻轻地拍了两下。她爬出车外，坐稳之后，回头说道：“本来我想赶路的，但是你受不得颠簸。好在今天晚上有月色，趁着夜里走，落个清静。”

她正要抖动鞭条，催动健驴，忽然，她站起身来，立在车座上，朝着前面看过去。背着不沉的夕阳，在那一缕缕炊烟的尽头，有两骑直奔过来。这不是官道，牛车、驴车、鸡公车，间或可见，像这样奔驰的骑士，是少见的。两骑黄尘滚滚，跑得很快。

石姑娘忽然说道：“怀祖哥，无论什么事，你只要躺着不动，一切由我来对付。”

史怀祖哼了一声，软弱地问道：“是由子平的人吗？”

石姑娘说道：“但愿不是，不过怀祖哥请放心，不论来的人是谁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如果是有意寻衅的，我会让他们知道厉害。”

史怀祖呻吟着说道：“筱芎，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而且人多……”

石姑娘笑笑说道：“怀祖哥，你不会叫我撤下你逃走吧！放心，我知道怎么来对付他们。”

石姑娘端坐好了身体，对面的双骑在相距二十多步的地方突然缓了下来。尘头落处，看清楚马上的来人，都是三十上下的汉子。剃发没有戴帽子，油松松的辫子缠在脖子上，宽袖



箭衣，胸前一排铜扣，鞍桥上斜斜地挂着刀。胯下的马正踏着小快步走过来，停在石姑娘车前不到七八步的地方。其中一个人问道：“姑娘，有了麻烦吗？”

石姑娘微微笑道：“算不得麻烦，我送病人回家，天黑了，我们要趁月光赶路。”

那人开心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接着问道：“是重病吗？”

石姑娘摇摇头说道：“谢谢两位的关心，我们要赶路了，再见。”

大车刚一起动，两匹马突然向当中一靠，正好挡住去路。石姑娘一皱眉头问道：“两位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其中一人说道：“我们的一位朋友跟一位姑娘有了一点过节，据说这位姑娘是在暗处下的手，在江湖上这是不可以的事，我们两个人是要来向这位姑娘讨回一点公道。”

石姑娘笑了，她轻松地说道：“两位也不嫌麻烦，绕了半天弯子，才说出真话。何不早说是冲着我来呢！两位想怎么样，就请直说吧！”

其中一人笑笑说道：“姑娘真是爽快人，我们也就不罗嗦，我们要带走车上躺的人。”

“如果我不肯呢？”

“姑娘是聪明人，还用得着我说吗？”对方从后鞍桥上抽出兵刃，是一把很好的刀，迎着夕阳晃了晃，映起一阵耀眼的光，“只要姑娘能赢得我这柄刀……”

石姑娘没有等他说完，突然右手从座位下面一抽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应声而出一根长鞭，闪电般卷得有如一条黑色怪蟒，绞向对方的手腕。

对方倒是真没有想到姑娘会这样凌空出手，瞬间的一怔，立即收腕仰身，人从鞍桥上一滑而下。另一个人反应很快，人

从马上一偏身，甩镫飞身斜掠，单足一点，电闪旋回，刀光带着轻微的啸声，劈向那匹拉车的健驴。

石姑娘右手长鞭回手一带，缠向那柄劈来的刀，人却顺着如此一缠，在对方闪开的刹那间，左手不知从何处拔剑出鞘，一个倒翻，飞身疾扑，人剑合一，一声尖锐的吆喝，对方已经撒不回自己的脚步，血光崩现，人倒了一个。而且姑娘更不稍停，右鞭左剑，落地大旋，绞向另一个人的下盘。

这种攻势，是对方所少见的。心里一怯，弹脚而起，准备落身马上逃走。但是已经迟了，长鞭缠了左脚，剑光划过小腿，血光再现，又倒下了一个。

石姑娘人似蛱蝶飞舞，又是一个倒翻，跳回到车座上，长鞭缩卷在手，宝剑纳入鞘中。朗声发话道：“我这个人有一个闯江湖的原则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不是顽凶极恶，出剑自有分寸。两位的伤，都不足以致命，敷药裹伤，这是江湖上闯荡的人，最起码的求生本领。用不着我多说什么。”

伤腿的人勉力支撑起来，问道：“姑娘果然了得，只怨我们自己习艺不精，可否请姑娘留下芳名？”

石姑娘微笑说道：“我姓石，在江湖上是个无名之辈，说出我的名字，你们也未必能够打听出我的底细。”她一抖缰绳，健驴跑起来。

在离开现场之前，长鞭再度疾卷而出，“叭叭”两声爆响，那两匹空着鞍桥的驴，屁股上各挨了一鞭，撒开四蹄狂奔而去。

天色渐渐暗了，姑娘的大车又逐渐地隐在迷蒙的星光月色之中。

一片树林的后沿，紧接着是陡然矗起的削壁悬崖。就在这树林与悬崖之间，有一排茅舍，圈着竹篱，闭着柴扉，点缀在这

山林之间，有一份朴实恬静的美。

晨曦已经动了，茅舍里仍然亮着油灯，昏黄的灯光照着一位面色沉重的老人，他的手拈着苍白的须髯，坐在床边，凝视着床上躺的人。床的另一边，站着一位姑娘，眉峰深蹙，眼睛里含着泪光。

床上躺的人，脸上全无血色，气息微弱，双目紧闭。姑娘流着眼泪说道：“爷爷，都怪我不好。当时我怕那两个人会追上来，或者他们还有其他的伙伴，我赶车急了些，没想到一路的颠簸，害得他变成这等模样。”

老人脸上露出一丝疲倦的笑意，伸手过来，轻轻拍拍姑娘的手背，安慰道：“丫头，不要责怪自己，你非但没有害他，你真正是救了他的命。拿普通的道理来说，内腑受了重伤，最忌的是颠簸移动。但是这回不同，你给他吞服了我的药，药效发作的时候，正是你驱车奔驰的时候，药性随着气血，周走全身，这对小史儿的帮助是太大了。”

石姑娘不相信地睁着大眼睛，望着慈祥的老爷子，怯怯地问道：“爷爷，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这么久的时间，他还不醒过来呢？”

老人刚要呵呵笑起，立即警觉地用手掩住自己的口，悄悄地说道：“丫头，有很多事情，爷爷也弄不清楚。不过，爷爷有一点可以确切地告诉你，小史儿一定会醒过来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躺在床上的史怀祖缓缓地睁开眼睛。

石姑娘一看不觉大喜叫道：“爷爷，你看……”

老人立即挥手说道：“丫头，快把我炖的那碗汤端来。”

石姑娘的手脚真快，从后面灶间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汤，自己试了试不是很烫，再双手递给老人。

老人吩咐道：“扶他起来。”

石姑娘将史怀祖扶起来，老人更不说话，左手一捏史怀祖两腮，右手一腕热汤就这么灌下去，还没有十分清醒的史怀祖，居然喝得点滴不洒泼。

石姑娘刚一放下史怀祖，老人立即伸手，骈指点闭史怀祖几处大穴。然后他吐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拍拍姑娘的头说道：“就等他醒过来，灌下这碗药汤，现在总算做了。”

石姑娘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，依偎在老人身旁，说道：“爷爷，怪不得武林中尊称你是圣手回春。”

老人呵呵笑道：“丫头，药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小史儿他的命大，要不然由子平那一掌，应该可以将小史儿震毙在当地的。再说，如果你晚到一步，小史儿哪里还能挨得第二掌呢！”

“哼！由子平简直不是人，是禽兽！十年同门之谊，居然下得了这样的毒手。”

“丫头，你知道吗？这事是由你而起啊！”

“爷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慈祥地让石姑娘半跪半坐倚在他的膝前，眼光凝视着柴扉外面，沉浸在如烟的往事之中。老人如此顿了半晌，才缓缓地说道：“丫头，你还记得吗？十五年前，小史儿是怎么到达我们住的莫干剑池之旁的水榭？”

石姑娘展开了微笑，回忆道：“那时候我才五岁，记得有一天，那是炎热的夏天，在莫干山来说还是凉爽宜人。黄昏落日已经消失在莫干山一片竹海里，爷爷带回一个瘦弱矮小，而且满眼惊悸的小男孩。”

老人点点头道：“丫头，你记得真，说得好！那瘦小子就是小史儿初到莫干山的樣子。丫头，你记得当时我说些什么吗？”

石姑娘又跌进了哀恸的深渊，幽幽地说道：“那年，爹娘都过世了，莫干剑池水榭只有我们祖孙两人相依为命。爷爷说，

我太小了，爷爷太老，祖孙两人都会寂寞，替我找个伴好打发那一段时光。”

“其实，小史儿是我在扬州兵荒马乱的时刻带出来的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史督师是这样的烈性忠臣，我们不能为他做一点事吗？国家大事我管不了，让我为忠臣留一个希望吧！史副将突围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妻儿，我决心带走小史儿。”

“爷爷，你老人家是菩萨心肠。”

“忠良无后，天理何存？虽然小史儿并不是史督师的嫡孙，毕竟是史家的一脉香烟。”

“可是爷爷从来不在他面前提起他的家世，为什么？爷爷！”

“那样大的悲恸，会永远烙在心里的，何必要让他经常沉浸在哀伤的情绪里，徒然影响到他的生活、他的学习。小史儿也的确不负我的期望，他学得认真，练得勤奋，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祖孙两人的生活，带来了欢笑。”

“爷爷，就为这个，你后来又在一次行医中，带回来由子平。”

“唉！爷爷一生做过不少错事，最大的错事，就是不该收留由子平。他是被遗弃后流落在街上的小孤儿，他聪明，懂得讨好，他不记得自己父母，却记得自己的名字，我一时心动，我在想，带回莫干山，岂不又增添许多欢乐热闹，可是，我错了。”

“爷爷，不要说了吧！”

“不，爷爷要让你知道，人的善恶，就只在那么一线之差。由子平的怀恨之心，来自两处。一是他以为他和小史儿在授艺上有差别，二是他以为你对小史儿有不同的情分，和对他不同。”

石姑娘涨红着脸，羞怯地说道：“爷爷，那是他的心地不光

明，为什么怀祖哥不这样想呢？”

“丫头，男人的妒意，可以使人疯狂，这是我在十年以后，赶他离开莫干山的原因，明知道这样做不是很妥当，但是，日子越长，问题越大，我不得不壮士断腕！”

“爷爷……”

“丫头，你该知道了吧！为什么由子平那一掌如此之重，那是公报私仇！”

“什么叫公报私仇？”

“你没听到由子平自己说吗？他在亲王府当差。据我的了解，这个王爷将来是会继位皇位的，你想，由子平打史可法的孙子，来泄当年失意之愤，岂不是公报私仇。”

石姑娘忧心忡忡地说道：“果然如爷爷所说的，由子平已经知道是我伤他一镖，也知道是我救了怀祖哥，他恐怕是不会放手的。”

老人点点头说道：“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暂时避在此地为小史儿疗伤，不回到莫干山的原因。”

“爷爷，我是在想，这地方迟早会让他们发现的。”

“那是迟早的问题。”

“我们为什么要躲呢？凭由子平……”

“丫头，这是由子平的问题，我方才已经说过，现在只要由子平说一句：史可法的孙子在谋反。就麻烦了。我并不在意说我谋反，可是小史儿他不能这么早就卷入这种麻烦……唉！现在说也说不清楚，以后你会明白的。”

“爷爷的意思呢？”

“小史儿这次伤得太重，我救了他的命，但却无能力帮他再练功。因此，等他醒来以后，我带他去见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，如果得到他的收留，小史儿就有福了，无论疗伤习艺，前途

无可限量。”

“爷爷，这位高人是谁？他在哪里？”

“他本叫涂唐生，知道他这个名字的人不多，江湖上当年人称七爷而不名。他居无定所，我准备到华山去碰碰运气。丫头，我要你暂时留在这里。没法子，我们不能走得很快，由子平会根据你伤的那两个人找到此地，你挡一阵，拖一阵，让我们从容上道。以后你来华山……如果找不到……不会的，我们爷孙两人会再见面的。”

石姑娘忽然心里一酸，两颗泪珠几乎流下来，她心里有一种不祥之兆。她仍不住攀住老人的手说道：“爷爷，让我陪着你一起走吧！”

老人摇摇头说道：“我了解由子平，如果你不挡一阵，他会急着追踪。为了小史儿，我们爷儿俩都牺牲一下吧！至于我为什么对小史儿这么尽心照顾……”

石姑娘抢着说道：“我懂，忠良不能无后。”

老人摇摇头，神情很严肃地说道：“远不仅仅因为他是忠良之后，那是因为……以后再说吧！现在言之过早。”老人忽然又放松表情，微微笑道：“丫头，这也是为着你呀！难道你不希望爷爷保护小史儿，同时让小史儿习得更高的武功吗？”

姑娘脸红了，她不依地扯着老人的衣袖，娇痴地叫着：“爷爷！”